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

话说众回子因汤知县枷死了老师夫，闹将起来，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，口口声声只要揪出张静斋来打死。知县大惊，细细在衙门里追问，才晓得是门子[[1]](#footnote-1)透风天二评：老爷受牛肉，门子亦可沾光，想来一力担当，今为张静斋决裂，安得不恨。此透风所自来。知县道：“我至不济，到底是一县之主黄评：为何不济？犹自命一县之主。他敢怎的我？设或闹了进来，看见张世兄，就有些开交不得了。如今须是设法先把张世兄弄出去，离了这个地方上才好。齐评：藉此免了秋风之费，真是靠百姓的福。忙唤了几个心腹的衙役进来商议。幸得衙门后身紧靠着北城，几个衙役，先溜到城外，用绳子把张、范二位系了出去，换了蓝布衣服，草帽草鞋，寻一条小路，忙忙如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连夜找路回省城去了天二评：此时不但范进，连张静斋都穿孝服了。便宜了汤知县免送赆仪。

这里学师、典史，俱出来安民，说了许多好话，众回子渐渐的散了。汤知县把这情由细细写了个禀帖，禀知按察司[[2]](#footnote-2)。按察司行文书檄[[3]](#footnote-3)了知县去。汤奉见了按察司，摘去纱帽，只管磕头。按察司道：“论起来，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，不过枷责就罢了，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！这个成何刑法！但此刁风也不可长。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，你且回衙门去办事，凡事须更斟酌些，不可任性。”汤知县又磕头说道：“这事是卑职不是。蒙大老爷保全，真乃天地父母之恩，此后知过必改。但大老爷审断明白了，这几个为头的人，还求大老爷发下卑县发落，赏卑职一个脸面。齐评：官场脸面都是如此。按察司也应承了。知县叩谢出来，回到高要。过了些时，果然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，依律枷责，发来本县发落。知县看了来文，挂出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摇大摆出堂，将回子发落了。

正要退堂，见两个人进来喊冤天二评：顺手带入，忽然合缝。知县叫带上来问。一个叫做王小二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。去年三月内，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[[4]](#footnote-4)的小猪，走到他家去，他慌送回严家。严家说：猪到人家，再寻回来，最不利市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，把小猪就卖与他。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，不想错走到严家去，严家把猪关了。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，严贡生说，猪本来是他的，“你要讨猪，照时值估价，拿几两银子来，领了猪去。”王大是个穷人，那有银子，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，被严贡生几个儿子，拿拴门的闩，赶面的杖，打了一个臭死，腿都打折了，睡在家里。所以小二来喊冤。知县喝过一边，带那一个上来问道：“你叫做甚么名字？”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，禀道：“小人叫做黄梦统，在乡下住。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，一时短少，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，每月三分钱[[5]](#footnote-5)，写立借约，送在严府，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天二评：又增一案作陪，以见严大在家无非骗诈乡愚之事。黄评：不曾拿银子，所以谓之“梦铳”。走上街来，遇着个乡里的亲眷，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，交个几分数，再下乡去设法，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天二评：句中有眼，盖严家银子本不易借也。小的交完钱粮，就同亲戚回家去了。至今已是大半年，想起这黄评：大半年才想起，名副其实矣。来，问严府取回借约，严乡绅问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。小的说：‘并不曾借本，何得有利？’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，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；因不曾取约，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，误了大半年的利钱，该是小的出。小的自知不是，向中人说，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取约。严乡绅执意不肯，把小的的驴和米同稍袋[[6]](#footnote-6)都叫人短[[7]](#footnote-7)了家去，还不发出纸[[8]](#footnote-8)来。这样含冤负屈的事，求太老爷做主！”知县听了，说道：“一个做贡生的人，忝列衣冠，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，只管如此骗人，其实可恶！”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齐评：原来汤父母竟不认得严乡绅的。天二评：「最好的相与、凡事心照」。原告在外伺候。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。严贡生慌了，自心里想：“这两件事都是实的，倘若审断起来，体面上须不好看。‘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’！”卷卷行李，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。

知县准了状子，发房出了差[[9]](#footnote-9)，来到严家，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，只得去会严二老齐评：从严老大过到老二，从老二过到二奶奶，联接无痕。黄评：借此出严监生。。二老官叫做严大育，字致和，他哥字致中，两人是同胞弟兄，却在两个宅里住。这严致和是个监生，家有十多万银子。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，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，见哥子又不在家，不敢轻慢，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，拿两千钱打发去了，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。

他两个阿舅姓王，一个叫王德，是府学廪膳生员[[10]](#footnote-10)；一个叫王仁，是县学廪膳生员。都做着极兴头的馆，铮铮有名；听见妹丈请，一齐走来。严致和把这件事从头告诉一遍，“现今出了差票在此，怎样料理？”王仁笑道：“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，怎的这一点事就吓走了？天二评：相与于无相与。黄评：亲戚亦如此说。严致和道：“这话也说不尽了；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，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，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，出外去寻他？他也不肯回来。”王仁道：“各家门户，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。”王德道：“你有所不知。衙门里的差人，因妹丈有碗饭吃，他们做事，只拣有头发的抓，若说不管，他就更要的人紧了齐评：这话亦是。如今有个道理，是‘釜底抽薪’之法。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了，众人递个拦词[[11]](#footnote-11)，便歇了。谅这也没有多大的事。”王仁道：“不必又去央人，就是我们愚兄弟两个去寻了王小二、黄梦统，到家替他分说开；把猪也还与王家，再折些须银子给他养那打坏了的腿；黄家那借约，查了还他；一天的事，都没有了。”严致和道：“老舅怕不说的是！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，几个舍侄，就像生狼一般，一总也不听教训。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？”王德道：“妹丈，这话也说不得了。假如你令嫂、令侄拗着，你认晦气，再拿出几两银子，折个猪价，给了王姓的天二评：此亦劝人友悌之义，未尝不是。黄家的借约，我们中间人立个纸笔与他，说寻出作废纸无用。这事才得落台[[12]](#footnote-12)，才得个耳根清静。”

当下商议已定，一切办的停妥，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，官司已了。过了几日，整治一席酒，请二位舅爷来致谢。两个秀才，拿班做势[[13]](#footnote-13)，在馆里又不肯来天二评：何以拿班做势？盖所志不在酒席。严致和吩咐小厮去说：“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齐评：递入下文。天二评：借此带出王氏有病，足见兄妹谊重。今日一者请吃酒，二者奶奶要同舅爷们谈谈。”二位听见这话，方才来。严致和即迎进厅上，吃过茶，叫小厮进去说了。丫鬟出来请二位舅爷。进到房内，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，面黄肌瘦，怯生生的，路也走不全，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，剥栗子，办围碟[[14]](#footnote-14)。见他哥哥进来，丢了过来拜见。奶妈抱着妾出的小儿子黄评：先出儿子，次出妾。年方三岁，带着银项圈，穿着红衣服，来叫舅舅。二位吃了茶，一个丫鬟来说：“赵新娘进来拜舅爷。”二位连忙道：“不劳罢。”坐下说了些家常话，又问妹子的病，“总是虚弱，该多用补药。”说罢，前厅摆下酒席，让了出去上席。

叙些闲话，又题起严致中的话来。王仁笑着问王德道：“大哥，我倒不解，他家大老那宗笔下，怎得会补起廪来[[15]](#footnote-15)的？天二评：是时髦廪生口气。王德道：“这是三十年前的话。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，本是个吏员出身天二评：原来御史都是员出身。知道甚么文章！”王仁道：“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。我们至亲，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，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。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[[16]](#footnote-16)，在他家扰过一席。”王德愁着眉道：“那时我不曾去。他为出了一个贡，拉人出贺礼，把总甲、地方[[17]](#footnote-17)都派分子，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，弄了有一二百吊钱，还欠下厨子钱，屠户肉案子上的钱，至今也不肯还天二评：又补出严老大轶事。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，成甚么模样！黄评：严贡生为人，借此细写。严致和道：“便是我也不好说。不瞒二位老舅，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，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，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，每常小儿子要吃时，在熟切店[[18]](#footnote-18)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天二评：严监生又自为写照。如此省俭，只算代老大做人家。家兄寸土也无，人口又多，过不得三天，一买就是五斤，还要白煮的稀烂；上顿吃完了，下顿又在门口赊鱼。当初分家，也是一样田地，白白都吃穷了。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，悄悄开了后门，换肉心包子吃。你说这事如何是好！黄评：大老官为人又借二老官口中描摹一番，却不觉得自己悭吝亦说出，此省笔墨法。二位哈哈大笑；笑罢说：“只管讲这些混话，误了我们吃酒。快取骰盆来。”当下取骰子送与大舅爷：“我们行状元令[[19]](#footnote-19)。”两位舅爷，一个人行一个状元令，每人中一回状元吃一大杯。两位就中了几回状元，吃了几十杯。却又古怪：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，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黄评：伏后文。二位拍手大笑。吃到四更尽鼓，跌跌撞撞，扶了回去。

自此以后，王氏的病，渐渐重将起来。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，都是人参、附子，并不见效。看看卧床不起，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，极其殷勤；看他病势不好，夜晚时，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，哭了几回。那一夜道：“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，保佑大娘好了罢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又痴了天二评：他并不痴。各人的寿数，那个是替得的？”赵氏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我死了值得甚么，大娘若有些长短，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。他爷四十多岁，只得这点骨血，再娶个大娘来，各养的各疼。自古说：‘晚娘的拳头，云里的日头。’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，我也是个死数，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，还保得这孩子一命。天二评：其言甚巧。王氏听了，也不答应天二评：心照不宣。赵氏含着眼泪，日逐煨药煨粥，寸步不黄评：用水磨工夫。。一晚，赵氏出去了一会，不见进来。王氏问丫鬟道：“赵家天二评：只赵家的三字，足知王氏与赵氏平日。那去了？”丫鬟道：“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，他仍要替奶奶，保佑奶奶就好。今夜看见奶奶病重，所以早些出去拜求。天二评：此必赵氏所教也。王氏听了，似信不信。次日晚间，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。王氏道：“何不向你爷说，明日我若死了，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[[20]](#footnote-20)？黄评：逼出此语，落得做好人。赵氏忙叫请爷进来，把奶奶的话说了齐评：可见得不了一声。然王氏不言亦是如此做法，故云随你们怎样做去也。天二评：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兔起鹘落，不及再装腔。在王氏，此语是违心之论，不意其更无装饰。自速其死。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，连三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，才有凭据。黄评：赵氏不足道，严监生也听不得一声，是早有死王氏之心。王氏摇手道：“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。”

严致和就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，看了药方，商议再请名医。说罢，让进房内坐着，严致和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，又道：“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。”两人走到床前，王氏已是不能言语了齐评：有银子在那里说话，何消王氏自说。天二评：可怜。不病死多应闷死。把手指着孩子，点了一点头。两位舅爷看了，把脸本丧着[[21]](#footnote-21)，不则一声天二评：此处最难着笔。黄评：是要银子，须与后文“哭得眼红红的”对看方妙。须臾，让到书房里用饭，彼此不提这话。吃罢，又请到一间密屋里。严致和说起王氏病重，吊下泪来道：“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，真是弟的内助！如今丢了我，怎生是好！前日还向我说，岳父岳母的坟，也要修理。他自己积的一点东西，留与二位老舅做个遗念。天二评：老二亦煞费苦心。因把小厮都叫出去，开了一张橱，拿出两封银子来，每位一百两，递与二位老舅：“休嫌轻意。”二位双手来接黄评：双手来接，妹子卖去。严致和又道：“却是不可多心。将来要备祭桌黄评：祭桌都预备下了，不死如何消缴。破费钱财，都是我这里备齐齐评：然则二老官以为王氏必死矣，来免设心不佳。亏得有银子伏主，不然二王如何不回敬几句。天二评：人尚未死已想到备办祭桌，可谓尽心焉耳矣。义夫，义夫！。请老舅来行礼。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，令妹还有些首饰，留为遗念。”交毕，仍旧出来坐着。外边有人来候，严致和去陪客去了，回来见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。王仁道：“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，舍妹真是女中丈夫，可谓王门有幸天二评：脸也不本丧了，口也开了。银子宝贝故。黄评：真是日日捣鬼，写薄俗一至此哉。方才这一番话，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，还要恍恍忽忽，疑惑不清，枉为男子。齐评：却不道暗合道，妙。有甚疑惑。天二评：这样道理令妹丈胸中久有。万分感激却又埋怨他，埋怨正深于感激。王德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天二评：恐怕还关系王家一代。舍妹殁了，你若另娶一人，磨害死了我的外甥，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，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。齐评：总是银子说话。王仁拍着桌子道：“我们念书的人，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天二评：不意世间有如此血性男子，真正读书人。黄评：骂杀骂杀，读书人才能在这样事上做工夫。作者之笔利害如此。就是做文章，代孔子说话，也不过是这个理齐评：好大口气。天二评：说的句句是。你若不依，我们就不上门了！”严致和道：“恐怕寒族多话。”两位道：“有我两人做主。但这事须要大做齐评：又有生法。妹丈，你再出几两银子，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，备十几席，将三党亲[[22]](#footnote-22)都请到了，趁舍妹眼见，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，立为正室，谁人再敢放屁！齐评：岂有此理！甚矣，银子作用大也。天二评：难得贤昆同心仗义，成人之美，亦可谓王门有幸了。索性讨好，送佛送到西天。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，二位义形于色的去了天二评：妙！黄评：嫉世之深，一至于此。然而太毒。

过了三日，王德、王仁，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副帖子，遍请诸亲六眷，择个吉期，亲眷都到齐了，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天二评：微言。黄评：反衬后文。众人吃过早饭，先到王氏床面前写立王氏遗嘱。两位舅爷王于据、王于依都画了字齐评：后来却一言不发，然则不过一废纸耳。严监生戴着方巾，穿着青衫，披了红绸；赵氏穿着大红，戴了赤金冠子天二评：赤金冠子伏根。两人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祖宗天二评：极力摹写，甚于杀，甚于剐！黄评：忍哉，忍哉！。王于依广有才学，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，甚是恳切黄评：何以立言？想禀生必能引经据典，但不知出于何经典耳。告过祖宗，转了下来，两位舅爷叫丫鬟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来，夫妻四个，齐铺铺请妹夫、妹妹转在大边[[23]](#footnote-23)，磕下头去，以叙姊妹之礼天二评：正是纲常上做工夫。众亲眷都分了大小。便是管家的管事、家人、媳妇[[24]](#footnote-24)、丫鬟、使女，黑压压的几十个人，都来磕了主人、主母的头天二评：有兴。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天二评：催死。黄评：做得周到。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齐评：不发昏待怎地？。行礼已毕，大厅、二厅、书房、内堂屋，官客并堂客，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黄评：早已死了，许多人只算来送殓。吃到三更时分，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，奶妈慌忙走了出来说道：“奶奶断了气了！齐评：一定之理。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，只见赵氏扶着床沿，一头撞去，已经哭死了。众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，撬开牙齿黄评：必是一撬就开。灌了下去天二评：假死的要紧，真死的由他。恐其满地打滚的哭。灌醒了时，披头散发，满地打滚，哭的天昏地暗。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。管家都在厅上，堂客都在堂屋候殓，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，乘着人乱，将些衣服、金珠、首饰，一掳精空；连赵氏方戴的赤金冠子，滚在地下，也拾起来藏在怀里天二评：两对舅爷、舅奶奶真是劲敌。严监生慌忙叫奶妈抱起哥子来，拿一搭麻替他披着。那时衣衾棺椁，都是现成的。入过了殓黄评：何不活装在内，必待断气耶。天才亮了。灵柩停在第二层中堂内，众人进来参了灵，各自散了。次日送孝布，每家两个。第三日成服，赵氏定要披麻戴孝[[25]](#footnote-25)，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：“‘名不正则言不顺’。你此刻是姊妹了，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，穿细布孝衫，用白布孝箍。”议礼已定天二评：此真是纲常名教上做工夫的，曰义形于色，曰议礼已定。笔挟秋霜。黄评：又能议礼，真饱学秀才。报出丧去。自此，修斋、理七、开丧、出殡，用了四五千两银子，闹了半年，不必细说。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，田上收了新米，每家两天二评：俗书「担」字作「后」，因误为「石」。平步青评：「石」为量名，十斗曰石。汉书食货志「岁收亩一石半」。又粗布皮革之数亦称石，唐书张弘靖传「汝等挽两石弓」。又水亦称石，水经注「河水浊，清澄一石水六斗泥」。又酒亦称石，史记滑稽列传「一石亦醉」。又衡名百二十斤为石，书「关石和钧」、月令「钧衡石」、汉书律历志「石者，大也，权之大者」。今越人亦呼十斗曰石，非「儋」，「担」亦俗书也。亦无「后」字。殆啸山南汇人故。；腌冬菜，每家也是两石；火腿，每家四只；鸡、鸭、小菜不算天二评：捐个妹子做。

不觉到了除夕，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天二评：天地祖宗喟然叹息。收拾一席家宴，严监生同赵氏对坐黄评：居然对坐。奶妈带着哥子坐在底下。吃了几杯酒，严监生吊下泪来天二评：此泪却是真泪。黄评：竟有泪耶。指着一张橱里，向赵氏说道：“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，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。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，我就交与他，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。今年又送这银子来，可怜就没人接了！”赵氏道：“天二评：此“你”字费了许多心思许多钱钞挣来的。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，我是看见的。想起一年到头，逢时遇节，庵里师姑送盒子，卖花婆换珠翠，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，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？况他又心慈齐评：“心慈”者，喜施舍之别名，以好字眼为浸润之谮也。天二评：从赵氏口中补出王氏平日。见那些穷亲戚，自己吃不成，也要把人吃；穿不成的，也要把人穿。这些银子，够做甚么！再有些也完了。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黄评：然乎？否乎？。依我的意思，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，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，剩来的银子，料想也不多，明年是科举年，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天二评：应呼姊姊，说忙现了原形。死命的巴结两位哥哥，然而无益。先伏科举一笔。也是该的。黄评：可知无用。严监生听着他说。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，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。那猫吓的跑到里房内去，跑上床头，只听得一声大响，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天二评：王氏阴灵若或使之。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。拿烛去看，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一块，上面吊下一个大篾篓子来；近前看时，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，篾篓横睡着。两个人才扳过来，枣子底下，一封一封，桑皮纸包着；打开看时，共五百两银子。严监生叹道：“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！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，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。而今他往那里去了！齐评：一语断肠。一回哭着，叫人扫了地，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，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，伏着灵床子，又哭了一场。因此，新年不出去拜节，在家哽哽咽咽，不时哭泣，精神颠倒，恍惚不宁天二评：良心发现。然所以发现者，银子之故。回过味来死期已定，所谓哀莫大于心死，严二之心死已久矣。过了灯节后，就叫心口疼痛，初时撑着，每晚算帐，直算到三更鼓，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，骨瘦如柴，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。赵氏劝他道：“你心里不自在，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。”他说道：“我儿子又小，你叫我托那个？我在一日，少不得料理一日。齐评：世上人都只好如此。不想春气渐深，肝木克了脾土，每日只吃两碗米汤，卧床不起。及到天气和暖，又强勉进些饮食，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。挨过长夏，立秋以后病又重了，睡在床上。想着田上要收早稻，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；又不放心，心里只是急躁黄评：有钱人之苦。

那一日，早上吃过药，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，自觉得心里虚怯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把脸朝床里面睡下齐评：诸葛公五丈原亦不过如此。人生富贵英雄同归于尽耳。天二评：可怜，守钱虏收场大率如此。赵氏从房外同两位舅爷进来问病，就辞别了到省城里乡试去。严监生叫丫鬟扶起来强勉坐着。王德、王仁道：“好几日不曾看妹丈，原来又瘦了些——喜得精神还好。天二评：没气力的话。严监生请他坐下，说了些恭喜的话，留在房里吃点心，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，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；指着赵氏说道：“这倒是他的意思，说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，送与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盘费。我这病势沉重，将来二位回府，不知可会的着了？我死之后，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，教他读读书，挣着进个学，免得像我一生，终日受大房里的气！天二评：一句中包含无限。二位接了银子，每位怀里带着两封，谢了又谢，又说了许多的安慰的话，作别去了。

自此，严监生的病，一日重似一日，再不回头。诸亲六眷都来问候。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黄评：此其时矣，正对前文一个不来。到中秋已后，医家都不下药了。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。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黄评：是病人将断气时情景。晚间挤了一屋的人，桌上点着一盏灯。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，一声不倒一声的[[26]](#footnote-26)，总不得断气黄评：守财虏看榜样呀。如此点醒痴迷，先生救世婆心如何。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，伸着两个指头齐评：形容临终，生出妙文，不免谑而虐矣。天二评：写守钱虏临死光景，极情尽致。人知其骂世之口毒，而不知其醒世之意深也。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：“二叔，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？”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。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：“二叔，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，不曾吩咐明白？”他把两眼睁的的溜圆，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，越发指得紧了黄评：此皆文章�哭僦�法。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：“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，故此记念。”他听了这话，把眼闭着摇头，那手只是指着不动。赵氏慌忙揩揩眼泪，走近上前道：“爷，别人都说的不相干，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！”只因这一句话，有分教：争田夺产，又从骨肉起戈矛；继嗣延宗，齐向官司进词讼。不知赵氏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门子——一般指衙门里的小当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按察司——省的司法和检查官员纪律的机关。长官叫“按察使”，一般称为“臬司”、“臬台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檄——本指一种文书，这里是提、传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过下来——生下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每月三分钱——指月息三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稍袋——捎袋。装粮食的厚粗布口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短——这里是中途截阻的意思。第三十八回所说的“短路”，指拦路打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纸——字据。下文“纸笔”，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发房出了差——将案子发交书办派出经办的差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廪膳生员——在秀才总称之下，按资格分有三种名目，最优的是“廪膳生员”（简称“廪生”），次为“增广生员”（简称“增生”），都有定额；又次为“附学生员”（简称“附生”），无定额。廪生每月可以从儒学领到六斗米（数字各时期不同），叫做“食廪”，在儒学名册上，也就是在资历方面，廪生名次居前，又可以优先被选为“岁贡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拦词——拦请官厅不追究，准许自行和息的状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落台——下台，了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拿班做势——装腔作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围碟——摆在席面上的装干果的小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补起廪来——非廪生的秀才递补廪生缺额，一般称为“补廪”，要凭岁、科试中的考试成绩，也就是要凭好一些的笔下（文笔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出贡竖旗竿——秀才一经成为贡生，就不再受儒学管教，俗称“出贡”。“竖旗竿”是在宗祠或家宅前面竖根旗竿，表示改换门庭，是科举时代一种夸耀的举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地方——地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熟切店——附带出售熬熟了的猪头肉、猪舌、猪肚之类的肉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状元令——酒令的一种。排列六只杯子，一只大的，代表四；五只小的，代表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。用一颗骰子轮流摇，见四满斟大杯，叫状元杯，摇出他点，也依序斟满。凡再摇得某点的就饮某杯，饮状元杯的名为中状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填房——妻死后续娶的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把脸本丧着——把脸绷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三党亲——三党指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，三党亲就是指的本家、亲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大边——旧日行礼、宴坐，以左边为大，称为“大边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媳妇——这里指家人的妻子，也是仆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赵氏定要披麻戴孝——指赵氏定要照妾给主母服丧的规矩给王氏披麻戴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一声不倒一声的——一声接着一声的，一声一声地不断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